

【台海书系】



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

Zhang Kehui

张克辉 ● 著

台海出版社

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

张克辉 著

台海出版社

【台海书系】



一个台湾人 的两岸情

Zhang Kehui

张克辉◎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张克辉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1 版

ISBN 7-80141-153-6

I. 一…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235 号

书 名/ 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

著 者/ 张克辉

责任编辑/ 梁因 吕莺

装帧设计/ 愚垦工作室

发 行/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

开 本/ 32 印张/ 6.25

印 数/ 1—2000 册 字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153-6

定 价:1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张克辉，台湾彰化人。1948年由台湾到厦门大学读书。在校期间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从基层工作开始，历任福建省外事办公室、侨务办公室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1997年当选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9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等职。

《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是张克辉同志近年来撰写的11篇散文随笔和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作者通过会见来自台湾的同窗好友及不同阶层的人士，表达了对两岸的深情以及期盼祖国的统一。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激情，流露出对大陆和台湾真挚的爱。



▲作者像

目 录

1979 年相会梦成真 / 1
愉快的争论 / 6
牛仔帽的回忆 / 12
大草原, 古战场 / 17
武夷山水游记 / 28
云南梦土之旅 / 35
梦回丝绸之路 / 53
“人情义理”比金钱更珍贵 / 74
儒家与商业经济 / 78
在妈祖故乡怀旧 / 82
警惕台湾有人利用语言 文化分裂祖国 / 85
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 (电影文学剧本) / 92

一九七九年相会梦成真

20年前的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我逐字逐句地仔细读了几遍，感到每一句话都有说服力和现实意义，整个身心按捺不住地高兴。特别是30年前离开台湾故乡的我，自然产生一个游子对故乡对父母日里夜里的思念。我知道，目前回故乡的愿望难于实现，但在国外或境外见面是可能的。当夜，翻来复去睡不着，半夜睡着又多梦，有一场较完整的梦就是在一条大船上我与父母相见，他们紧紧拥抱我，我给他们献上一束百合花。突然，一阵阵鞭炮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结束了我永远不愿结束的梦。

第二天上午，我到福州中医院看望日籍华人陈老先生。

陈老先生在 30 年代从台湾旅居日本打工,现在其子女全在日本医务界服务,儿子还是医院院长,但他就相信中医,有病就来福州接受中医治疗,是我的老朋友。陈老对我们的工作有许多不满,说话不客气,但他爱中国,盼中国强大。他逢人就说,他祖先是来自福建闽南跟随民族英雄郑成功到台湾的军中伙夫。我与陈老先生谈了《告台湾同胞书》,并提起同台湾老家联系的愿望。不问政治的他,只说“两岸自由来往好”,而对我想与老家联系之事很热心,表示愿意专程回台湾探访我家。于是,我根据他的意见,写了报平安的信,并准备了各时期的照片、谈谈往事的录音带以及从彰化火车站到我老家——市西门口张厝的地形图交给他,同时一再请他注意安全。

当年夏天,陈老先生又来福州,我急忙到华侨大厦拜访他。他高兴地告诉我,访问很顺利,我一家人都很好,并把父亲给我的信和好多张家庭照片和一盒录音带交给我。一打开信,没有错,是父亲亲笔写的,我激动得气都要透不过来。父亲的信不长但情意重,他写道:“你离开厦门大学后,30 年来我和你母亲都在寻找你的去向。我们相信你一定还活在世上。今天接到你的来信,我们全家非常高兴。我和你母亲等你等得头发全白了,盼望早日相见。”我含着眼泪读完父亲的信。接着,打开录音机,父母亲一叫我名字就连成一片的哭泣声,他们说一回,哭一回,反复说:“儿子回来吧!我们要团聚!”二弟谈了离家时送我到火车站的往事,三弟还唱了一首我在家时教他的英语歌。

我一再向陈老先生表示感谢，年老体弱的他为我办了一件大好事。陈老脸上挂着笑容，说：“下一步就要安排相会了”

八月，福建组织一个友好访问团访问日本，我是成员之一。我们定了具体日程不久，台北的妹妹挂来电话，说：“父母亲要你快安排相会的时间和地点”。我将访问日本的行程告诉她。妹妹还问：“你需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带去给你”。我立即答：“我什么也不要”。妹妹又说：“这是父母交代的，如你什么都不接受会伤父母的心呀！”我想了想，回答说：“好，请带来母亲包的肉粽。”“大哥爱吃肉粽……”妹妹也许感到奇怪。“好，好，我一定转告母亲”。

秋天，我按计划赴日本，从南到北，几天后到了东京。立即给亲戚家里挂了电话，得知父母和弟妹已于前一天飞抵东京。当晚，我经华侨朋友的帮助开车去父母和弟妹住宿的亲戚家，车未到他们已全站在门口等候。我不等车停稳就跳下来，快步走到父母面前，他们紧紧拥抱我，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大家哽哽咽咽地低泣着。“难得重逢，有许多话要说，先进屋吧！”还是华侨朋友说了话。我搀着父母进了屋。

在明亮的灯光下，父母深情地凝视着我。话不多的父亲先开了口：“没有想到你这么健康。”“你们看看，大哥还比弟弟年轻。”母亲对弟妹说。我说：“大陆虽还不富裕，但日子会越过越好，请父母放心。”

“大家肚子饿了，先吃肉粽吧！”妹妹在引我们进餐室

时，说，“这肉粽是母亲为大哥亲手包的，原料全是从台湾故乡带来的”。“父母说要等大哥来才能吃”，弟弟插了话。“谢谢母亲”。我第一个动筷子。“好吃，真好吃，我在大陆各地吃过各种各样的肉粽，但母亲包的肉粽最好吃。”母亲笑得很开心，说：“这是你外婆传授给我的，你妹妹就不好好学。”的确，母亲包的肉粽特别好吃，因为它含有母爱和故乡的深情。

由于日程安排很紧，我在东京只住三天，还得早出晚归，所以我们每个晚上都谈到三更半夜。大家都没有睡意，围着我问东问西，弟妹们问我离别 30 年的经历，而父母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关心我在福州的小家庭，了解他们的儿媳和孙子女情况。当他们知道我有一个幸福家庭之后满意地笑了。

陪父母的弟妹告诉我，半年来母亲有病，经常卧床不起，从未下楼。一听能在东京相会，她坚持要赴日，虽然办了手续，买了机票，但大家不相信她能如愿。可是，就在出发那天早上，她一个人穿好外出的衣服，从楼上走下来。思子心切的母亲，以超人的毅力走下来了。在东京几乎没有睡觉同我谈话，像小孩时一样，帮我脱衣穿衣。这是伟大慈祥的母爱。

将要离别的早上，父母紧紧握着我的双手说：“你一定要保证，我们再团聚！”我作了保证（此后我这保证得到兑现）。离别总是令人难受的，天开始下毛毛雨，父母和弟妹均站在门口挥着手向我告别。父母的眼眶湿了，嘴里不知在说些什么。车开动后，我不断回首看他们，一直到车将转

弯时，他们还在雨中挥着手。我合着眼，硬不让眼泪流下来，但控制不住的泪水还是从眼眶中渗出。

离开东京的第二天，父母和弟妹飞返台湾。据母亲后来对我说，当他们在台北机场下机后，有一个不告姓名的人询问：“你们有没有在日本见到儿子？”我母亲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有，在东京。”“你们知道吗？他在福建当不小的官。”母亲再回答：“不管他什么官，他永远是我家长子，他从小就是个好儿子。”其实，我在台湾时给父母添了不少麻烦。我父母从不过问我的职务，但始终相信我走的路是对的。

1979年相会的梦已成真。美梦，每一个人都有，我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有着祖国繁荣富强、和平统一的美梦，这美梦正在逐渐实现。

1999年元旦

愉快的争论

大约十年前的一个上午，我的同事拿着一个大信封进来，说：“台北张振霸寄来的。这个名字很特别，‘霸’字不好听，如霸道、恶霸……”

“你说什么！张振霸是我在台湾彰化商校的同窗好友，我们亲如兄弟。”我不高兴地说。

“喔，还有霸王项羽是个大英雄……”他想冲淡刚才说的话。我急忙拆开信封一看：“照片！是入学彰化商校时的集体照。”我高兴地跳起来。

那时，我们都是刚离开小学的毛孩子，身穿制服，头带学生大盖帽，照相时个个神色紧张，加上帽子把脸遮了一半，所以看不清是谁，连我自己都找不到哪个是我。幸好，

细心的振霸兄在照片背面一个个写上名字。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太珍贵了。十年前台湾海峡两岸交流交往还很少，离别故乡四十多年的我，看到这张照片后，心情激动，它把我带回到少年时的情景，使我无比怀念。

当晚我向家人介绍了振霸兄，说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日本将要战败的1945年春天，我们台湾的中学生被强征为少年学生兵，即把学校变为兵营，学生编为士兵。特别是组织一个突击队（一个排三个班）到台湾大甲——渔村守卫海边。振霸兄是我的班长。我们天天修阵地，防美国飞机的轰炸，在饥饿与死亡线上彷徨。最难忘的是，当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个晚上，他带领我们去厨房偷吃东西。那天晚上，当排长的日本见习军官情绪极坏，很早就出去找女朋友。日据时代，日本人不信任台湾人，连那么一个小渔村都要派一位日本人当乡长，排长的女朋友就是这个日本乡长的女儿。我偷喝了排长剩下的一碗酱汤，汤里还有两、三块鱼片。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我们很高兴地回学校继续上课。有一天，一位同学来我家，不顾我强烈反对把一张我从未见过的裸体照片寄存在我家，说：“你住房较大，不易被人发现。”临走时又道：“你一定要为我保密，我很快会来取回。”

大概是第二天，振霸兄到我家，在说定不得外传之后，我让他看了这张照片。“噯！这，这……”他手拿照片，“噯”了一声，呆若木鸡。

过了一会儿问道：“是谁寄存的？”

“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那就不要说。但，太、太刺激了！”

一年后，我们毕业了，我继续升学，并离开台湾来到大陆。他勤劳吃苦四十年，成为同学们羡慕的企业家。看照片的事，他守信用，没有给别人透露过。想不到40多年后，为那张照片，我们之间还发生了一场愉快的争论。

六年前，振霸兄同几位台湾工商界人士来北京考察商务。我到机场迎接他们，我们几乎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热烈拥抱，感慨万千。“已有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了……”我们深感重逢来得太迟。

我们两人当然同上一车。谈不完的离别后情况，说不完的难忘往事。我们笑声不断，时而哈哈大笑。

当我谈到他曾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时，他十分自信地说：“我是好学生，一个人在念书时，应该老老实实。”

“对！”我同意他的意见，并说，“我也是品行方正的学生。”

“你不能算品行方正。”他突然表示异议。

“为什么？”我不理解。

“你忘了，你给我看过一张照片。”他边说边大笑起来。

“照片？”我想不起来。

“日本投降后不久，在你家看的照片。”他提醒我。

“呀！想起来了。那是一位同学寄存的。”我为自己辩护。

“现在，赤裸裸的淫秽画、照片有的是，但那时看，太刺

激了。你在人生道路上，不论哪方面都走在我前面。”他说。
真不知这番活是挖苦我，还是表扬我。

我不服而多次表示自己是品行方正的好学生，他却笑而不语。

车到旅馆时，开车的山东大汉问我：“我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但40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还有什么好吵的？”

“正因为我们是老同学，要争吵的事还多着呢。”我愉快地告诉他。

1993年夏，家父不幸逝世。我在社会舆论、亲朋、同学们的大力支持下，回到离别45年的故乡——台湾，为父奔丧。台湾当局开始强烈反对，后来勉强同意我在台只停留7天，经多方抗议才延长为11天。在故乡的最后两天，同学们陪我从彰化到台北。中午在振霸兄府上就餐，下午参观吴家录兄一生苦心经营的新光集团正在修建的台湾最高的新光大厦，晚上住宿在家录兄别墅。因我没有按规定住宿三妹妹家，当局通过某大报警告我。但，彰商许多校友仍团聚宴请我。有趣的是，事后振霸兄在校友刊物《我们这一群》发表的短文中，又含糊地提到那张照片，说是：“甜蜜的回忆”。读到这里我顿时乐了起来。

1996年秋天，我访问日本东京，振霸兄和他贤惠的夫人与在日据时代尚能平等对待台湾同学的同班日本同学到机场接我。当晚，一些彰商的校友在新宿请我品尝台湾菜。当我进入菜馆时，有二三十位上了年纪的台湾老乡在就餐。两小时后，我们走出菜馆就被一群青年女子包围。来者

不善,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对我们这些老人说:“大叔,陪饮一瓶啤酒一万丹。”(注:一万日丹约 90 美元)

这时,几杯白酒在肚内起作用的日本同学回答说:“一万丹太贵了,便宜一点就……”

“不要牢骚,快走!”我强拉他往前走。

“大叔,我只要五千丹就行。”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子紧靠那同学身上。

“你不要找麻烦。”振霸兄小声但有力地对那位同学说:“张君是中国现役官员,不能停留!”

刚好有一部出租汽车过来,我们急忙上车,甩开了这一群女子。在车上我们批评这位日本同学多嘴。中年驾驶员插话说:“你们要小心,每一群女子后面都有黑社会,上当的人都要被他们摸光所有的金钱和贵重物品。”

“如此公开、露骨,警察为何不管。”我问道。

“你看那么多女子,警察怎么管。”中年驾驶员无可奈何地说。

“你太不懂行情。”振霸兄对我说,“我拿些报刊给你看。”

我将离开日本时,振霸兄真的拿来一包报纸、刊物给我。说:“好好看看,你是老实人,但许多事情你不知道。”我感谢他对我正确的评价。

我返回北京后,振霸兄从台北来电话。

“喂,日本报纸、刊物看了没有?”

“看了,真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女中学生卖春的统